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狐

WILKINSON
J. LINCHU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文美蕙 译



■ 诗意的想像、丰富的象征。小说细致入微地叙述了一个士兵和两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充满感染力的笔调透出了对自然本性的渴望与追求。

名家
推介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家
推介 ·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狐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文美蕙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狐 /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著;文美蕙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ISBN 7-5396-2356-X

I. 狐... II. ①劳...②文... III. 短篇小说—
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9864号

狐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文美蕙 译

责任编辑:徐家庆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48

印 张:3 $\frac{2}{3}$

字 数:6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56-X

定 价: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名家推介]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二十世纪英国具有独特风格而又曾引起过众多争议的著名小说家和诗人。

在他不算长的一生里共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六十余篇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诗歌、剧本、游记、政论、文学评论等。

劳伦斯不但是一个现代英国社会的直率批评者,也是个独创一格的艺术大师。他擅于描写现代人的潜在心理活动,他善于把诗意的想像、丰富的象征糅和到日常生活的平淡描写之中,给读者造成生动的感

官印象,把他们领进现代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里。劳伦斯的中短篇小说风格更为简洁明快,有不少精品。《狐》就是其中出色的一篇,曾受到著名英国女小说家凯塞琳·曼斯菲尔德的推崇。在《狐》这篇小说里,劳伦斯所企图表现的仍是人的自然本性是如何强烈地突破窒息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束缚而表现出来的。在小说里讲述了两个年近三十的姑娘在第一次大战的英国缺乏男劳动力的情况下合力经营一个农场的故事。瘦弱多病的班福德是农场的主要投资者,壮实俊俏、像个小伙子的玛奇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故事开始的时候,两个姑娘的事业已经陷入困境,两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正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刻,农场上来了个从前线回乡度假的年轻士兵。这个小伙子亨利向玛奇求婚,这就为她们摆脱困境提供了一条道路。然而班福德对小伙子既不信任又充满嫌恶,极力阻挠这门婚事。故事以班福德之死、玛奇

和亨利开始新的生活告结束。

劳伦斯不只着眼于两个单身姑娘在战时谋生遇到的种种困难,而且在于指出,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正像她们从事的事业一样,既不符合自然,也难以持久。班福德在农村里是个比较有教养的姑娘,她要求生活里不但有劳动,还要有书籍、音乐、钢琴、地毯。她的精神境界似乎高出于粗野的农民之上。然而,从小说里可以看出,她只不过是病态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畸形产儿罢了:她未老先衰,缺乏生命活力,她在劳动上、感情上都依赖着玛奇。她自己不打算结婚,也不愿意玛奇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处处压制玛奇女性的本能要求。另一方面,在她所看不起的“臭长工”亨利身上,却蕴藏着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这种精力强烈地吸引了玛奇,唤醒了她对生活的欲望。亨利的胜利说明了作者所相信的人的自然本性的胜利。然而作者对这种胜利是否会导致两人未来的幸福又提出了怀疑。玛奇



不只要亨利的爱抚,还要求“把生活的缰绳握在自己手里”,做个“独立的女人”。而亨利却要她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全部从属于自己。最后,亨利面对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只好寄希望于离开“他痛恨的英国”,认为到了加拿大以后,会在那里找到协调和安宁。

劳伦斯是个心理描写精细入微的艺术大师。在这篇小说里他运用狐狸的情节微妙地暗示了玛奇处于感情的饥渴状态中被异性吸引力所扰的复杂心情。生机勃勃的狐狸在她眼里具有了男性的吸引力,最后竟和小伙子亨利混而为一,难以分清。甚至在她的梦境里,狐狸尾巴拂着她的脸庞,造成的不只是心情的动荡起伏,而且使她产生生理上的灼烫感。在另一次梦境里,她梦见埋葬班福德的细节,则进一步泄露了她受压抑的潜在内心活动。这种幻觉和现实的结合,正是劳伦斯心理描写的独特手法。

劳伦斯是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作家。他在作品里表达的人生哲学不一定会被每个读者接受。然而,使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意义的,是他的艺术,而不是他的“哲学”。今天我们介绍劳伦斯的作品,着眼点也在于此。

文美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狐

别人只知道这两个姑娘一个姓班福德,另一个姓玛奇。她们合伙租下了这个农庄,打算亲自来经营它。她们打算养一群母鸡,靠养鸡维持生活,还要喂养一头母牛,让它生一两头小牛。可惜后来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

班福德是个身材单薄的姑娘,个子又瘦又小,戴着一副眼镜。不过她是农庄的主要投资者,因为玛奇简直没有什么钱。班福德的父亲是艾斯林顿镇的一个小商人。他给女儿这笔钱来开创她的事业,是为了她的健康,因为他疼爱女儿,同时也因为她看样子反正是不打算结婚了。玛奇比

她的身体要壮实得多，她在艾斯林顿的夜校里学过粗细木工活儿。她要充当农庄上的男子汉。而且她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班福德的老爷爷在农庄上和她们做伴。老人家早先是个农民。不幸这个老人在贝利农庄住了一年就死了，只剩下两个孤单的姑娘。

她们不算年轻，两人都是将近三十岁的人了。不过，当然她们也不能算老。她们就这样挺豪迈地干起了自己的事业。她们养了一大群母鸡，有黑来亨鸡、白来亨鸡、普利茅斯鸡和温多特鸡。她们还养了一群鸭子，还在牧场上放牧着两头小母牛。不幸的是，有头小母牛执拗地拒绝老实实在地呆在贝利农庄的地界范围内。不论玛奇怎么样用篱笆圈住了它，小母牛总是溜了出去，不是跑到小树林子里撒欢，就是闯进邻居的牧场。玛奇和班福德只好匆匆忙忙跑去追它，气急败坏，拿它没有办法。后来她们在绝望之余就把那头小母牛卖掉

了。接着,正当剩下的那头小母牛快要分娩它的头胎小牛犊时,老爷爷去世了。姑娘们一想到母牛分娩的事就害怕,只得匆匆把它卖掉,从此把精力集中到鸡和鸭身上。

她们虽然心里有点不踏实,可是以后她们不用再侍弄大牲口了,两人都松了一口气。人活着不是为了成天累到晚的。两个姑娘在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那些鸡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玛奇在那间敞棚里的一个角落上支起一张木工的工作台,就在这里干活,制作鸡笼啦、门啦,还有一些别的零碎用具。鸡舍是另外一间大些的屋子,那里过去用来做谷仓和牛棚。这些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家,应该觉得心满意足了。的确,这群母鸡看起来是挺精神的,不过它们特别容易得各种各样的古怪病,在生活待遇上又百般挑剔,还顽固地拒绝下蛋,这使两个姑娘简直烦透了。

玛奇把绝大部分户外的劳动活都包了

下来。她到外面去总是穿着条马裤,打着绑腿,上身穿着一件束腰外套,头上戴一顶宽松的便帽。她肩背挺直,动作灵活而自信,还带着那么点满不在乎的嘲弄人的神气,所以看起来简直像个身材俊美而又随随便便的小伙子。可是她的面貌却完全不像男人。她有一头乌黑的卷发。她弯腰的时候,一缕缕卷发就到处飘拂,而当她直起身子来有点古怪、有点吃惊、有点羞答答、又有点挖苦人地朝上望时,她的眼睛就显得乌溜溜的,又大又圆。她的嘴唇也往往有点痛苦而又带点讽刺似的紧紧抿着。在她身上有些令人费解的奇特之处。她常常把身子的重心移到一条腿上,注视着在院子斜坡里叫人恶心的烂泥中摇摇摆摆地跑来跑去的鸡群,叫唤她心爱的白母鸡。那只母鸡一听见有人叫它的名字就跑了过来,但是当玛奇瞧着她养的那群三只脚趾的家禽在她的目光下逛来逛去时,眼睛里便流露出一丝几乎是讽刺的闪光。她对心

爱的母鸡帕蒂说话的时候,声音里也有那么一点危险的嘲弄口气。而帕蒂呢,为了表示友好,就用嘴啄着玛奇的靴子。

尽管玛奇竭尽全力照顾这群母鸡,贝利农庄上的鸡长得并不好。她总是按规矩每天早晨给它们喂一顿热饲料;然而,她发现它们吃过以后总有好几个钟头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她简直觉得这些鸡要靠在窝棚的柱子上懒洋洋地完成它们的消化过程了。她完全明白它们应该忙忙碌碌地扒来扒去啄食吃,那样才会对它们有好处。于是她决定改到晚上喂它们热饲料,让它们吃饱了就去睡。可是她这么做了以后并没有见效。

况且战争时期的种种条件对养鸡业非常不利。饲料缺乏,质量又低劣。实施节约日光法案^①以后,母鸡们顽固地拒绝照平常那样在夏天九点钟的时候进窝。其实

^① 夏季把钟点往前拨一小时的制度。



这个钟点已经是够晚的了。而不把它们关进笼子睡觉,就简直使人得不到安静。现在它们总是兴致勃勃地四处踱来踱去,一眼也不瞧谷仓,一直到十点钟或者十点钟以后。班福德和玛奇都不相信人应该只为了工作而活着。她们想在傍晚时刻读点书,或者骑着自行车出去遛遛。另外,玛奇还想用工笔在瓷器上画几只天鹅,用碧绿的颜色作背景,或者干点精巧的细木工活,做一副漂亮的炉档。她这个人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许多没有满足的欲望。但是那些蠢母鸡害得她干不成这些事。

有一桩祸害比别的事情更使人心烦。贝利农庄是一座小小的宅子,包括一间古老的木头造的谷仓和一幢有低矮山墙的农庄住宅,它离小树林边缘不远,中间只隔着一块田野。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狐狸在这儿简直猖狂得无法无天。它曾经当着玛奇和班福德的面公然拖走一只又一只母鸡。每次都把班福德吓一大跳。她的眼睛睁得

老大，透过宽大的眼镜直瞪着，眼看就在她脚下，又是一声哀鸣，一阵扑打。晚了，又有一只白来亨鸡被拖走了。这真太叫人丧气了。

她们想了很多补救的办法。在准许狩猎狐狸以后，她们带上枪，在狐狸惯常出没的时刻两人一块去守候着。然而还是无济于事。狐狸比她们敏捷得多。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过去了。用班福德的话来说，她们简直是靠亏损来维持生活。有一年夏天，她们曾经把农庄住宅租给别人，自己搬进一间侧屋，那是用一节废弃在田野角落的火车车厢改装的。她们觉得住在这里特别有趣，同时也节约了开支。然而，不管怎么说，情况还是很不妙。

这一对朋友平常还是非常要好的。因为班福德虽说容易兴奋，又有点弱不禁风，却是个慷慨热情的姑娘，而玛奇虽然比较古怪，又常常心不在焉，但她身上却有一种特别的豪爽气概。不过，在漫长的孤独生

活里,她们相互间就容易发生一些小摩擦,彼此也感到有点厌烦。玛奇承担了五分之四的劳动活。她虽然不在乎这个,可是情况似乎老是那样,没完没了,于是就使得她眼睛里有时冒出一道奇怪的火花。而班福德的神经也越来越紧张,变得垂头丧气。这时玛奇对她说起话来也更加尖刻。随着时光一个月一个月地流逝,不知怎么搞的,她们好像总是失利,她们在渐渐地丧失希望。她们两个人孤独地住在树林边上那块田野里,广漠的原野空旷寂寥,一直伸延到远处白马山的圆锥形峰顶下面。她们住在那个地方好像太孤单了。没有什么能让她们打起精神——也没有什么希望。

那只狐狸真使她们两人都烦恼极了。夏天清晨,她们刚刚把鸡放出来,就得赶紧端起枪守候在那里,而到了暮色渐渐低垂的时候,她们就又得去看守着。狐狸真够狡猾的,它在茂密的草丛里溜过去,像蛇一样使人不容易发现。而且它好像故意要和

这两个姑娘较量似的。有一两次玛奇已经瞥见它那毛茸茸的白尾巴尖，或是看见了它隐藏在深深的草丛里的火红的身影，她对它胡乱开了一枪，可是狐狸似乎并不拿这当回事。

一天傍晚，玛奇背对着落日站在那里，胳膊下面夹着枪，头发塞在帽子下面。她似乎在守候，又似乎在沉思。她经常陷进这种状态。她的眼光锐利而富于观察力，可是她的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她常常沉入这种奇怪的人迷状态，嘴唇紧紧噘着。她的身子是否当真在那里，她的思想是否开了小差，确实很难说。

森林边上的树在强烈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片黯黑而微带棕褐的绿色——因为这时已经是八月底了。远处松树光秃秃的黄铜色树干和枝条在空中闪闪发亮，近处茂长而带点棕色的粗大草茎也闪烁着，充满了光亮。鸡和鸭都在附近。鸭子在松树下面